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家藏集卷四十六

明 吳寛 撰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歳月疲精神簸弄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草木一禽魚之微皆蒙題品獨于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

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草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顔乃役志于此忘情于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荆州示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葢不必閲譜牒讀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敢之而忘其詞之于康樂何如也乃復為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别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

荆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為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玉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蓋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内今則别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晋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説曰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

益通而與清適寧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于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為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郃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貟外郎湘陰郃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為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輙辦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為守也固宜然吾聞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

去者何哉盖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迺者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為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為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為秦李氷所鑿民堰之可溉田數千

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壞而水無所障然耳廵撫大臣因奏請立監司官專領其事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于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蓋君嘗為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于法律當畱為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為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寃獄然一歲所

活有若是之多乎况君聽獄固自不癈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為世熙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寮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妄謁人居閒輙過其廬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

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欷

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

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

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

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

士何為獨得于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悳

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

以為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

其師師没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槀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為文不為駕空浮浪之語而有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歳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務清簡益得肆力於文蓋雖應人之求亦未嘗乏然尚作也故自弘治巳未至辛酉歴三載僅得此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内閣大臣以纂脩會典事嚴奏留

之予每與共食見惟立食已輙摽筆屬草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别予與文宗儒邀為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盖

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䁆眙明旦詰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為書途中所得二絶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别有四韻存藁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巳未三月適是日復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

前事復得四韻併書于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為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間有再命者盖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于其官其職皆脩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于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于二人擇之于先者之慎也故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因臯陶而于夔龍

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既長好文以其父可泉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于予蓋予與可泉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頷予無以為字者特本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巳遠其言載于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變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語言之失

所以成中和之德絶讒慝之行而為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黄氏二子字說

黄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頡之鵠頏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為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

以鶺鴒喻之矣至于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為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為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内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鎡字說

陳世業農王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

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鎡鎡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為字曰以時鎡也思而父命名之意無惰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大父之意也蓋吾游南廱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于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蓋珷玞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

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温潤而澤縝密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真可貴乎人之所以異于草木鳥獸者其為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于此其名人其實草木鳥獸則何以立于世必能盡所以為人之實而與草木鳥獸異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真為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

登甲科為世用如玉之薦于宗廟以禮乎神合于記禮者之稱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鋏柯說

松柏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柏多託根崖谷間不為石所扼且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為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鋏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為縣

令皆有遺愛聲及召為監察御史立朝侃侃聲益起内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强抑勢要两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于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銕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銕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廵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銕柯自號盖欲厲乎已耳然

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蕃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言地之險者莫過于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于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内地異也頋昔多辱名臣治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盖其以鎮静為功恩威為徳所以御易動之民于將亂之日晏然如平

時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乎蠶叢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清適類乎此一銕柯果足為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為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已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嚴位遇均于將相貳樞賛畫責任重

于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蓋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苟瘝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郤知不足而心有餘既仆而興威未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官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魏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恩懇避莫諧貪榮是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知出無為仁而有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

事小恒施仁于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為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肯棄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収臣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于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于清班載看羣策之兼収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代以來逮我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

言月露風雲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蓋
必先擇于有司夫然後獻之天子是惟聖祖數求之意
至于文孫恪守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
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呫嗶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
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並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
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之清問榮隨寵
至感與媿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稟上知之資居大君
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明好問而好

察惟末學幸遇乎大有作為之主故直言得行于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筍而被體禮儀稠疊顏面忸怩其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兹寵遇相語告言一飯不忘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于賢科再期聖德之益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虛叨厚禄

已玷清班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為臣不易孔子嘗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星惟茲一卷之書寔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為秦漢又越八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為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詳無非治理之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敘貢禹

之甲宮室禱祀之事既絶陋秦皇之慕神仙戒敕儲貳之守成尊崇師傅以輔德經書禮樂討論無遺貢賦兵刑審處必當此其大較未易盡言其為説必乎四十篇而垂統至于三百載厥後張九齡金鏡之録玆維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槩董史不作兢書可追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治日親化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自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詔美矣是書欲日聞嘉言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之善本特令工匠

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魯魚亥豕之譌賜予重有若鍾鼎琬琰之貴千年視為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顔獨兢有先見書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于今日臣既被玆殊渥豈敢視為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臯夔期終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堯舜願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請太皇太后立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慈宮地逈脩五福于昌辰温室日高敷重光于昭

代所以承萬年之統于是繫四海之心事重協從理宜
申籲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聖
孫彰地道成功之大誕生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
保國之謀特有建儲之議鴻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遥
瞻既合詞而上請俞音未獲徒深切于下懷據先朝之
舊章詎宜遲緩為今日之盛事再盡懇誠佇金冊之渙
頒仰紫宸而顒望

第三表

伏以太極無為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
華天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僉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
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德並虞嬪功同周姒慈仁性厚元
為中壼之表儀顧復恩深長享一人之奉養行本支之
彌茂致宗社之益安臣工鼓舞于龍墀已洽朝廷之慶
使者渙頒乎鳳詔復增海寓之歡是宜正位于東宮相
率陳詞于北闕懇忱交積煩言遂至于再三懿旨尚稽
渴望寔同乎億兆仰祈慈訓深啓宸衷國之大猷成湯

不忘乎遵守事有先務堯舜斯急于推行況舊章可考

而具存惟大本相傳而豫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禁中

勿以未遑禮必舉于歲首冀成盛典誓獲俞音傳萬世

而奉宗祧皇圖鞏固處重闈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叔汗馬之功鐵券金書當代舉剖

符之典恩光揚于介胄慶澤被于子孫聞命驚心受言

愧汗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

時知祖宗創業之不易貴延于世念臣下與國而同休
爰施天地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
被沾涵錫以舊封在周室五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
萬戶之名凡所遭逢將何報稱銜沙漠天山之霜雪敢
惜捐軀把雲臺麟閣之丹青尚期接武雖駑駘徒費乎
芻粟而海嶽聊補乎涓埃載輯載櫜示干戈弓矢之弗
用來王來享致珪璧琮璜之並陳欣覩四方之無虞敬
祝一人之有慶

頌一首

豐年頌并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致茲天貺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著餘年之不有耳故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説各有在者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列聖以至今上皇帝益

守益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十年天下極安歲則大熟寔有周家之慶當為周人之詩臣因竊取詩人之意撰為頌一篇非敢言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曰

聖人在位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崇聖徳伊何廣淵篤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徳不逢以兹對越一祖四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聖勤恤和我受民不殖貨利不好游田謂民雖微獨于我親爾飢爾寒爾勞爾勤孰爾恵鮮屬我一身天監厥徳保佑且申𠯁

以昭之降茲豐年豐年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盈彼廩庾亦有秉穗遺彼場圃始于京師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戶為農為襦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醲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者叟此黃者孺皞皞熙熙莫知其故人曰聖人聖則無為儼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權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聖之所為則止于斯若昔堯舜萬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惙惙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乂謀哲雨暘

適時寒燠應節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致語七首

上元節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褘服既成華燈綴明月之珠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銜火放高燄于天門川后静波扇微和于靈沼仰坤儀之可象膽壽域以無疆瑞雪飛揚緑樹碧蘤休報曉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閲昌辰初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四韻採黄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顔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窗啓未遣香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于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

而出歲首載臨乎嘉節天心允愜乎羣情朗月光重華星色
正況逢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涉流沙而
貢異獸東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膚馬遁而不敢南
窺蠻烟消而相將北附萬機斯暇良夜未央恭惟皇帝陛下
賓日授時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圜丘
而致精誠百神並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
未遑合禹貢而奉一人廣陳玉食衍箕疇而錫五福成造
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鳳閣遥瞻七寶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綵花競翦芳春早

金炬齊燒白晝長真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

君心化作光明燭採得民謡受末章

聖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歷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遥望將書雲物之

祥陽氣先回于朔方瑞星特起于南極一人有慶四海

無虞恭惟皇帝陛下懋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

寶居王者之明堂垂衣裳以受朝山呼殿陛執玉帛而

來貢雲湧蠻夷惟周文克厥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泉甘露却雲表之金莖芝草嘉禾陋曲中之黃竹開八方之壽域登一世于春臺臣等咸造金門近瞻丹扆建皇極斂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綏萬邦屢豐年頌上周公七月之詠八音並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仙家又進紫霞觴載歌白雪從金母遥見紅雲捧玉皇率土歸誠真有道自天申福正無疆新詩製得當筵獻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一人富有乎大業盛德常新四夷咸賓于治朝方物畢獻游豫斯同乎夏諺樂豈已見于周詩幸預榮觀共誇盛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宏覆兆民惟措世于無虞乃乘時以為樂適臨重五暫輟萬幾講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于較武震雷霆而跳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躡雲霧而驕驤名馬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轡以如飛伐鼓摐金蕪擊毬以為戲呼聲動地角藝入

神翠華既駐于仙山清蹕俄移于靈沼魚龍並躍鶂鶴齊鳴錦纜牙檣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蓋影浮瀛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無馳騁流連之樂監于先王載託新篇用娛高宴詩曰

欣逢佳節覲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黃龍戲水在中流旌旗盡繞軍容盛臺榭高登月令修周囿要知行幸少草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驅夸父遠追于南陸斗柄横指蓐收正位于西方秋光喜遇平分夜景願言均施騰歡聲于四海樂莫大焉行達孝于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望慈宮而上獻涼風生玉宇織女早進褘衣清露濫金莖嫦娥自和靈藥乃罷拔河之戲仍為玩月之游泛水先臨太液池舟牽錦纜乘雲試入清虛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宮同慶恭惟皇太后陛下坤儀靜厚履德柔嘉誕育聖躬久著虹流之瑞維持王

化允為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頌之不足豈歌詠之可無詩曰

瑤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喜正中水落銀河如噴雪天高琪樹總含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萬里仙橋真可度素娥爭候廣寒宮

重陽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當素秋之令節一人慶而兆民賴得華夏之歡心既省斂以重農功仍習戎而班馬政

事因時舉樂與民偕恭惟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照念祖宗之創業常見羮牆欲黎庶之安生每為宵旰尊居五位獨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重九宫中稱壽先仰奉乎慈顔闕下賜酺載俯推乎大賚黄扉爰啓玉食斯陳雲表露華挹金盤而屢獻海東霞彩裁錦障以匆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高自邇于焉望九州之野視遠惟明故事既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游豫駕初停雲開漢殿翔雙鳳

風轉堯階動九蓂凉氣已隨卿士月祥光先見老人星

玉杯酌取黄華酒願奉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初泮九龍池皓月團團薄霧全消

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覩佳節以重臨既授人時宜從

世俗恭惟皇帝陛下禄位名壽備于聖躬睿知聰明出

乎庶物有周文王之徳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言每

愛乎嚬笑長承景運屢致豐年巍巍乎居上不驕皡皡

如與民偕樂華燈齊放光輝照耀于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于六合乃罷曼衍之戲爰歌麗則之音載助清歡少娛髙宴詩曰

金屋沉沉奏管絃紅雲髙擁柘袍鮮邊城屢報全無事史筆重書大有年燈火滿空垂列宿樓臺平地貯羣仙天門北望清光近賜得黄柑次第傳

家藏集卷四十七

明 吴寛 撰

箴二首

謹疾箴 爲賀其榮作

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況此身父母之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況此身妻子之所仰身之脆爽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術不知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悦目惟男女之欲思

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煬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齊戰同匪疾是謹惟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成齋箴有序

陳玉汝本其字以成齋自號字實子所制蓋取張子西銘語乃爲作成齋箴以終其義云

有璞玉于此既磨既琢惟見其玉莫知其璞相古聖哲

增益不能況也吾人孰是安行履險思危處困思亨不

有警惕我德孰成德既成矣或止于晝曷觀其初貧賤

憂慼玉成乎器人可不德庶幾于是終日乾乾仰視俯

思以無忘張子之言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有序

寛嘗觀於農夫之治田矣有耰有耕有播有芸有溉有

穫天下之言勞者莫過之若是而又有水旱風霜螟螣之憂蓋歷三時之久而収一歳之功可謂難哉然其爲食也得之則飽飽則安安則樂斯民頼之至擬之於天夫其安也有勞者致之也其樂也有憂者出之也知其勞且憂而成食之難則人臨一飯自有不得而易視者此可以爲費氏論也費爲京口名家世有積德鬱而不發至叔高甫益以介直聞里中而又没不及壽知德者惜之蓋旣久其季子誾始以第一人薦於禮部廷試復

在高等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遂擢國子司業費氏世
德至是始驗矣叔高甫生子五人皆有父風讓既早世
詳詮諄相與築堂以爲歲時享宴之所堂成而其弟適
以編修考最朝廷進其階而封贈其父母妻室如制命
書煌煌下賁其廬閭曰上恩如此吾其可忽敢即斯堂
以彰寵賜乃以逢恩名之以寬嘗善其兄弟間也俾爲
銘銘曰
言言高堂費氏作之吉日既成爲酒落之門有璽書自

天而來父老歎嗟豈偶然哉蓄此孔德嘅其先人報不于身于其子孫忠厚且文偉矣惟誾乃擢高科爲時儒臣出入翺翔史館成均汝惟有勞思尚多有勉之敬之爲朕左右天子有命誾拜稽首江流湯湯潤及門牆過者必式璽書在堂

衍慶堂銘有序

句容王氏作衍慶之堂有曰可學者求銘于翰林修撰長洲吳寬其銘曰

有高者堂維人肯搆豈堂之高亦基之厚相彼初基築之登登乃積乃累有功有程我聞吉人為善不足如築基然覆此夏屋有施斯報有往斯來必有餘慶豈欺我哉慶源旣深澤流必遠後復浚之其慶益衍昔之德符眉山銘章顧我何人亦銘斯堂

家藏研銘

他山之石金聲玉理斲以資予扣之諗爾知其白守其黒將為老氏磨不磷涅不緇抑為孔子石也臆對吾職

文字書善書惡記言記事以成子信史而已爾材亦良職止於是欲與辯之嗒然隱几

英石銘

有物硜硜産南服九疑其顛小有腹天將作雨雲氣疾攬之匪雲拊之玉淮南小山在吾目

思貽堂銘

有萬其物我惟爲人揆人之生匪墜自天有父有母爰有此身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曰頑與嚚惟孽

自作惟德自新人之議之必及其親親既沒矣不沒者存僾然有見愾然有聞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昃有惡可悛中心思之力可弗振乃如去疾乃如飲醇親之榮辱於焉而分翼翼高堂深於寢門仰焉而思如省于晨俯焉而思如定于昏貽厥父母亦詔子孫庶其視茲勿怠而勤

滋德堂銘

苗在于田耕之深種之斯深雖有旱乾孰得而侵雖然

一月不雨苗且能之一時不雨亦從而萎有秋之功欲成而老農之力則疲有子弟于此爰作桔槔以灌以漑以代其勞苗秀而實其廩斯高渠渠新堂錢氏所作悠悠先人去我已邈仰焉思之尚有所託樹德務滋其利也博哉

婁菴銘有序

賀君具榮於物少容其父感樓引婁師德事誨之其榮因以婁菴自號爲之銘曰

孰不知醫藥惟參著我有隱疾孰克治之人亦有言不如惡石遐思古人曰婁師德我疾既痊我德斯全如豹有韋如董有弦韋弦可朽名菴則壽有忍乃濟終身無咎

海月菴銘有序

一鶴園西偏作小屋入夜月升海實據其勝乃題曰海月菴為之銘曰

至遠維海月所出至高維月海所溢至小維菴貞蟣虱

强收二物合而一晦冥風雨抱吾膝吳子悄然如有失庶幾無愧此暗室

節菴銘

松栢在山童子可折其葉嶷嶷不以霜雪人之為人匪松栢然至靈于物降衷于天委質為人適人為婦為義不終於理則負相此屋廬君子攸居以節題銘令之砭愚

我澹於水我介于石風雨震凌矢心無失

咢硯銘有序

都憲盛公得端溪石琢而爲硯如禺形以遺其姪虞使永保用爲之銘曰

菌蠢㛹跚于几格間它山既鑿隱然如環彼惟覆餗折其足我惟含垢坦其腹斯文有傳言可復原泉混混尚日沃之

晁無咎硯銘 有序

莫曰良職方得宋晁無咎墓中硯示予爲之銘曰

歸來于幽文氣抑欝有發其藏從九原出絳人濕膚濟

水莫祓視之黙然古雅而質嗟豈有脛倐焉入室將託後人以續其七述乎無咎號歸来守鉅野人少游杭曾作七述

鍾硯銘

惟皃氏遺此式金之形玉之德勿擊撽宜洗拭中有容外無隙處儒林惟墨食尚寶用無時泐

遂菴銘有序

同年楊太常應寧作屋于居之後以窈然而深遠也名曰遂菴而因以為號請予銘之銘曰

揚子所居有屋渠渠有堂有室乃有菴廬于時偃息于時啟處于時探索有圖有書謂爲邃者形蹟所拘杳焉茫焉莫測其隅禮樂爲轡道德爲輿窮其所之載馳載驅察知幽潛洞見古初維邃之義乃心之虛谷可量焉淵可藏魚毋曰方寸其形區區萬理包涵谷如淵如有疑邃者執此以袪

益菴銘 有序

表弟吳子高名謙因以益菴自號爲銘曰

惟謙受益天道則然自益賛禹前聞斯言謙之爲卦六爻皆吉周孔發揮出于受益益之爲訓以饒以添有欲求益具惟守謙美哉菴居玩以卑牧庶乎有終鬼神是福

方竹杖銘 有序

舊藏方竹一莖老病將歸製以爲杖銘其上而刻之銘曰

執之稜如擊之鏗如孰謂中虛而外無隅抱節不渝尚

克相予予老將歸行則與俱

桃竹壓尺銘 有序

桃竹杖見杜集或製壓尺遺予為之銘曰

桃名而竹質外直而中實不以為杖而以為尺尺則不枉以資吾佔畢

書廚銘 有序

匠氏作此藏書簡便可舁為銘其門扇

虛其胸維書可叢竅其足維繩可束是為行秘書吾安

能知之

畫厨銘 有序

厨制如藏書而加廣

禮後之悟繪事後素觀古事蹟為德之助晉有長康此尚有之物何所靈勿學其癡

匏研銘 有序

予作菴名匏間得佳石燕人陳杲為製匏研銘其背曰

詩詠苦葉良工爾襲我有菴居爾以類從肉食無墨爾

則不食終身從吾久而勿沕

古匏研銘并序

上刻元豐二年及晉齋學士四字知其造于宋而元李
漑之所藏者沈石田以此遺予其上有刻字知為古物
也銘曰
自宋歷元墨蝕而斑維形之樸維質之頑維質尚同歸
于匏翁

文宗儒得宋匏研借觀累日輒為之銘

學士之研太僕職之以示吳子其敢當之上有苔葉下有爪跡匏繫于斯殆為吾設元豊題字幾五百年匪古可翫有象宛然畱意於物古人所戒櫝而還之尚俾勿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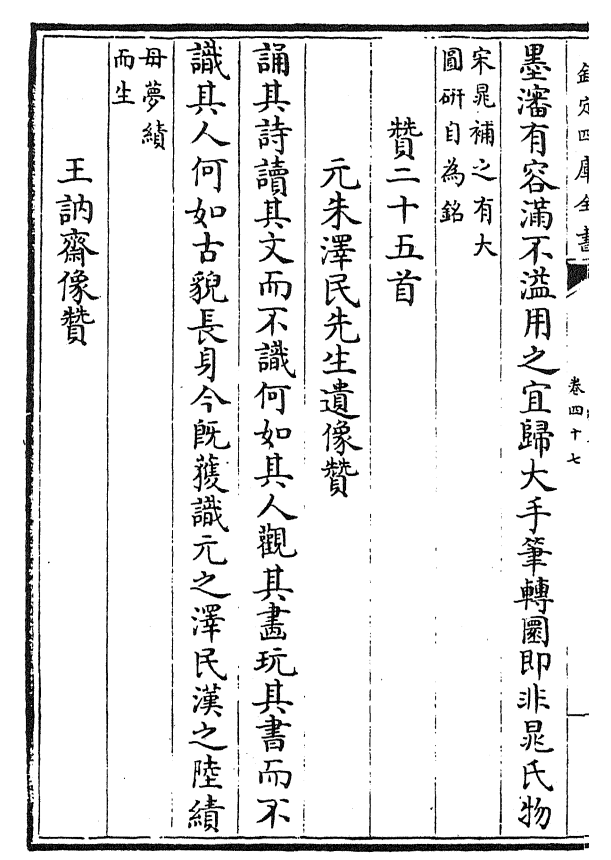
桂巖書院銘 有序

婺源戴氏之先作桂巖書院蓋因其所居里而名後病其隘改徙里之翁村而仍以舊名不忘本也其諸孫兵科給事中寳之來請予銘為之銘曰

有美者居戴氏所作堂序秩如莫匪是學聚書延師以
覺後覺子弟詵詵咸蹈矩蒦出用于時里士奮躍石鼓
嶽麓千載是若爰作先祠享祀以時凡我宗族亦聚于
斯有田有廩有義以施游歌之人匪但是貧南望婺源
山川秀美篤生文公茲惟闕里桂巖種德舊扁在此講
座有銘敢效遺軌

靳究道大研銘

山骨斲成黝而容外雖有文不勝質文字發祥光采出



墨瀋有容滿不溢用之宜歸大手筆轉圜即非晁氏物

宋晁補之有大圓研自為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觀其書玩其書而不識其人何如古貌長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

母夢績而生

王訥齋像贊

是維王訥齋先生考其世家在程門為正學論其術業於周禮為上工謹於行而默然終日之間惟其口之訥居於家而瞭然四方之事惟其心之聰遺書浩穰而能讀也孝委巷陋隘而為禮也中衣巾古雅氣貌肅恭就而挹之儒者之風

耕學徐翁像贊

口不食君之禄而惟惠則能使人足雖至偃之室而其事不為謀身故或隱而去將遠追乎南州之徐穉其既

耕且學又夷視乎谷口之鄭眞虎山之麓太湖之濵葢予嘗扁舟及門而與之為主賔者也

張汝弼像賛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閱世也當如青松之倚石霧目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比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録録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術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艸聖為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户庭詩律

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況所謂樂燕游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畧此殆弃滴之語於瓠子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野王教授陳以道畫像贊 僉憲祚之子

知其德者信其貌之必莊考其學者惜其名之未揚既有而推於人其教也不困將老而致其事其罷也終藏是惟先生為人之大畧不然又何以嗣續乎先朝之直臣而模範乎宗室之賢王也耶

武畧將軍李君像贊 元李為樞密院判入國朝為今官鎮階州底吉士士常之曾祖也

惟臨淮李氏保此畫像百年于兹其似與否吾何從知不知者貌可知者德蓋其率鄉兵歸王國全一城之民垂累世之澤其德乃爾則形似在乎不論而況其平生官簿之履歷也哉

李指揮像贊 士常祖父

壯哉王師安華攘夷桓桓此公功在西陲有赫世官嗣

而大之為時勇將可按而知若其靜厚不伐廉介有為勇而且賢知者其誰而吾獨誦其警身訓子之詞矣

故蔣樂亭像贊

摳衣鄉校業精于勤汪汪其量熠熠其文入對大廷出宰上縣有志方行濭焉不見其壽幾何其勞則多其惠則深邑人之歌邑人之歌後人之澤呱呱者兒驗此世德

王舍人允達像贊

介而通其中也有容儉則固其外也無慕清且和不揚其波剛無虐獨完其鍔泊然惟躬而克舉此我求其人世濟其美文忠之孫孝莊之子方仕路之爭騖忽攬轡而回車振清風於斯世非富貴之可拘吳江之濵越山之麓歳晚之期吾言可復

江西布政使朱公像贊并序

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正統間為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居官廉平公恕賦足訟息六七年間府中殆無事既超

擢江西未至而没蘇人至今論近世賢守必首及公其
子鉞貢來禮部持公畫象見示寛幼猶及識公對之感
歎不已為之賛曰
悃愊之資清靜之治民惟期安政不好異嗚呼公乎眞
古循吏而今不可復致矣
丁易洞像賛 鎮江人中書璣之父
江山回合中有斯人清修苦節博雅多聞將老受封不
改其素飲水中泠看雲北固

錢院判像贊

越人之醫秦人之愛千載有傳其術斯在名揚治朝手沐徽書及幼之念不忘其初荷恩則多保身惟智曰有後人宦業可嗣今而已矣孰起其人我視遺象究得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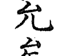
太卿劉公修史像贊 宣

黄閣高居清風穆如望之若僊朱襮瓊琚肆吾直筆畧無趦趄而惡不隱而美不虚如司馬遷成一代書藏之

金匱登之石渠其才之稱為良史者所謂他人不足已常有餘者乎

費司業野服像賛

前史所載列仙之儒其服則是其貌不如豈心逸而休抑義勝而腴求之形似盖亦區區惟陽城能教人而考其師道之旣立故陸贄善議論而望其相位之必居其尚智周道濟沛然有餘而垂紳正笏以躋乎臺閣之長及夫功成名遂泊然若無而戴笠策杖以從乎山澤之

癯則出處之際又孰得以為迂哉

王光菴先生遺像贊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叙事謂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怪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閣學徐公像贊

允矣康濟之才卓然弼亮之志清階屢陟固為儒者之

榮黄閣高躋斯盡衆人之慰豈負貴而驕淫惟君寵而祗畏覯夫退食委蛇忘其勢位蹜蹜循行沉沉黙識試即其容或得其意憂治世而危明主念小民而思寒士鞠躬盡節務竭其才之所施正已格心期充其志之所至故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之勞而長江大河自能成其漸漬之利也

姚栗菴像賛并序

栗菴自京師歸隱吴城東故居絶意仕宦專以授徒為

業今年已七十餘矣沈石田為寫其象且贊之予與栗菴交甚久而别踰十年想其抵掌談笑風度宛然在目獨能無一言乎贊曰

優游城市之間蕭散園池之上其蹟雖混夫孰識其心之清其氣惟豪不自知其言之放笑無謟容走非俗狀浮雲乎宦情堅石乎壽相吾嘗熟其人蓋城東姚栗菴之象也

處士吕愚隱像贊

愚隱新昌人生宋末歷元至國初年百歲而沒其六世孫刑科右給事中獻奉遺象求贊贊曰

蹟之隱寧當乎不智之名心之仁自發于必恭之貌里居東越傾廪每應乎求世值前元束帛不得而召視榮啟期如弟而有樂可歌得庾黔婁為子而行孝以報須眉皓然厥象惟肖葢無忝乎百歲老人之號者也

孝子呂德升像贊并序

德升為愚隱處士之子今給事獻之五世祖也國初應

召不仕養親以孝聞給事奉遺象求贊而述其生平尤詳贊曰

宛斯人之如在擬古人而庶幾方治世之躬遇惟養志以無違起于丘園雖龍顏之屢覲避乎矰繳竟鴻羽之高飛蓋不為危言激論之張范能自託於雅才清思之陶韋歛以布衣白首全歸餘澤所被百世是依

孫欽齋先生像贊昺并序

欽齋先生昔以監察御史提學至吳中寬時尚幼幸嘗

受教既久不能忘也今年先生之季子瑩貢上禮部奉先生遺象見示德容宛然甚慰懷仰謹為之贊以述先生為人之大畧贊曰

惟敬惟和不慢不暴先生之身實載斯道惟優惟嚴不徐不躁先生於人實以身教幽暗不欺造次允蹈名慮乎彰聞志期乎深造言不忘乎君上而為至忠行可通於神明而為純孝故直以先生擬諸古人而後生小子亦庶乎知德之奧者也

陳憲副像贊 琦

金石不渝之心松栢後凋之操處世不趂時以模稜遇事不違道以執拗一舉甲科而名譽即揚兩典臬事而刑獄不澆追洛社之高躅望其杖屨而益尊發吳門之雅音諷其篇章而甚妙癯然如不勝衣淡然而無所好宛然眉目之可親又見厥象之惟肖也

韓克敬像贊

依隱而智濟物而仁好古而雅任情而眞考其世固出

韓伯休之後觀其號能慕蘧伯玉之為人者歟

施修撰遺像贊并序

故翰林修撰施宗銘先生家藏遺象其嗣子鳳奉以求贊贊曰

具區之清毓此國英矯然孤鳳以鳴太平何翔于甸邊匿其形維昔海内盛播其名幸哉遺象以慰平生孰尼其行孰毀其成命也在天嗚呼宗銘

沈啟南像贊台人鍾希哲寫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身處乎一邑名揚乎兩都設几乞言有敬老之郡縣欵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辯博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塞胸中之丘壑洩指下之江湖演而為詩溢而為書豈特王摩詰之輩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冰玉壺之瑩徹碧梧翠竹之扶疎吾又見石巖裏之謝幼輿也

劉戶部時雍像贊

此戶部侍郎華容劉公象也觀其貌無毫髮之不差予

未敢知論其心得底裏之皆實則予庶幾蓋正而不迂和而有辨簡樸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滿寰區而身欲無見其生平可謂自信不疑孤立無援者也惟引去之勇決見晩節之益高慨吾徒之莫從望雲霄之羽毛

家藏集卷四十七

家藏集卷四十八

明　吳寛　撰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録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縉書五通遭時多故其手蹟之毁弃者七十年于此矣顧其書幸為王氏家乘之所収載博士之孫汶間以示寛因俾録而列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寛既以不善書恐為先生言語

文字之累辭而汶强之卒為錄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
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墨之間而況所以為先生者
又不在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出涕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萃于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
遐僻皆頼其筆傳之至今况為金華之人其為紀錄也
固宜劉養浩為宋潜溪胡長山門人文章甚得二公法
度嘗作吳貞母傳則貞母固頼其傳矣然事行頼文章

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頼于貞母耶貞母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巳矣予得其遺藁于其從子翰林編脩嗚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于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為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文貞手書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和樂幾事之餘發于聲畫葢與虞舜作歌臯陶賡歌同一意也嗚呼休哉是詩今為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脩撰臣寛獲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冊後

此冊皆今日供奉内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立之院設之官著之譜于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妙絶一時然卒之為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觀于此冊則吾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于是乎見而彼供奉者盖亦不獲盡所長于縑素間矣

題勿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勿齋藁一編藏于家久
矣其子今河南憲副遣人自治所持以示寛使序其首
傳之寛以不敏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
序者既自顧迂拙之才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
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為題其後歸之憶為童子游鄉校
中竊知公之名既長凡公為御史時剛正之氣謇諤之
節溢于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其出為
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盖不徒知其

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略去條約專
以身教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有慕德恥惡之心人曰此
勿齋公子也覔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
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薰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
得其為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于文章必有可讀者而
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之為人完然于
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非與世誇奇弄巧之徒
爭勝負于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

事之有大于此者乎後之人于先生當考其氣節考其政事考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太學題名碑也是科寛寔以下材誤在高等待罪史館忽焉三年彼之居省寺任州縣者咸奮厥志美政向成寛將何為以報恩寵然則題名之舉固所以為榮亦所以為愧也歟工部主事潘璋同年進士也出示搨本謹書其後而還之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予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于此披玩數四殊不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藳

文祥篤于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于此者什六七葢與世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于為詩當論其工于為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紹菴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宮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紹菴輙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嘯歌以為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于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獨喜至俞氏者亦惟以紹菴之真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倚者自汴徙吳至紹菴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其間尤知名者石澗貞木二先生焉堂之作紹菴既自為記今年冬予將北行蓋有感于舊游之樂也為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絶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絶筆也蓋予友賀解元其榮當成化甲午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別東原作此為贈未畢而病既没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痩林木疎豁雖乏點染之蹟而別情行色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于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為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祝久之復以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寛之得請而歸也既

痛不及見吾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謝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没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生朝詩

海虞蕭冬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生朝詩遺墨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蓋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涵不知學踐形反類蠹書蟫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

乎文藝者至卒章曰虚形寓兩間貌馬同吳蠶乘化暫流轉安用希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之讖而達生委運之意又自可見使其不死真足以立德于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響于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國初

仕為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
遺書盡廢獨所著詩有藁藏于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
之者始得此帖于采蓮涇之俞氏蓋賀昔嘗與俞鄰也
其曾孫鮮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
等語與顔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貪夫同
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為太息者予
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為人必有同予一
嘅者矣用齋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

槀亦藏于賀云

跋黄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為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初不知作于何人獨其上有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為李龍

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為龍眠無疑啓南真知畫者哉圖中為女婦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為監戒也所謂闗世教者此類是已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蓋啓之者王㳂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于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子之强不能强于小人此無他國勢既卑君心既怯辟猶下坂之車挽之者難為力推之者則易為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為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為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吕太保頤浩輩又次之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

擯斥特多而甚夫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
而謀之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于廟堂之上得促膝
以論國計必能合羣策以抗一虜其禍亂必不至于此
極而離坐之席未暖又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
去之乃真以廟堂為傳舍邊徼為家室其出没往來不
啻參商鴻燕然徒使百世之下手蹟數行乃獨聚于一
卷之間人心之公于是而見嗚呼其可恨也夫其可悲
也夫

跋所録楊參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參謀誄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虞氏嗚呼元政不綱羣雄並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于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録一通還之玉汝椿之為參謀也此云守齊門

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于張香橋要以婁門為是
椿能文予又從王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
于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詠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
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為少師棟之裔後徙
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啓南所藏黄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
子粧梳百種點綴無烈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

作信哉其為烈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賛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真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發于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于好事家者去晉益遠墨闇楮朽真贋莫辨而卒壽其書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功于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盖彼皆短牘小簡信筆

數行如樂毅論黄庭經與此替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于觴詠游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為獻之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挾此示予城東别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書續編懷古録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為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為晉耳于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為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為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為則從張悌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逃亦可也而曰采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惑于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為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季鷹不為此言也靚没

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勲舊與元公累同而一彭澤令視黄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託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得遇靖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忘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觀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子蘭懐古録為書此説盖竊取春秋責備之義而不敢為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顔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于古名家書學之幾徧故其臨模之際往

往逼真此顔魯公坐位帖元表文清公定為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别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于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没于世然此卷卒為世所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

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跋元諸家墨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郎尚賓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斷縑殘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為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収蓄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没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呉人所得

書畫固有出于他姓者而為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每自以為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蠒菴徵士蠒菴生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游藝苑繼繼不絕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維時篤好又復過之盖予所聞見于沈氏者五世于兹其亦難得于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

其散者固感而予因其聚散置悲喜其間亦惑也惟以為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為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為感為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于

時足以讋伏彊虜媿死名將疑其平日為人有喑噁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公之子孫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寓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文今一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吳門復以示

予覽之茫然如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輟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童劚竹萌烹苦茗啜之一時清寂之樂莫可言喻盖報恩者昔人之明招也閉目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緑陰四合又如虞邵菴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牽于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不減于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録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
于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于世務非腐儒比及予
不幸居憂于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
先生至為小錄以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
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
矣如吾憂制何敬辭其門人曰先生甚慕執事欲託以
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乎予不能答
明日君衰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踰朞

祥始克執筆為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盖據小錄而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密察誠服其師及取所謂小錄者别書一通朝夕自覧其意盖曰先生既以憂去不獲左右侍覧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盖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益况嘗親炙之者乎即是以想其為人吾見盈丈之卷數百之字皆義生之函丈覔楚也小錄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訒菴台

之黃巖人本林氏為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為人之賢誠無愧于胡君没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鵬嘗謂寬宜為作傳寬嬾熳未能有媿于味芝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像

寬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為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識其為人今其五世孫驄奉趙仲穆所寫先生小象相示杖屨翛然真神僊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

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曽孫紀善曰紹先者獻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吳之狷士也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葑門人有不識其面者故僉閫憲事陳公汞錫與用理同里居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然用理終歲不一至其廬也有

翁董二師作鎮于吳以用理名隸尺籍欲邀致為子弟
師輙辭謝其後郡守丘侯知其名請預鄉飲亦不赴人
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折鐺敗
席蕭然貧家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
體清瘦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
書手自校定至前說譌繆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
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平生嬾述作故其文止數首
亦不留稿朱存理性甫與為東西鄰少從問學為収訪

而錄之用理諱量號蠢齋卒時年六十二葬所居北原麋字園預自誌墓畧見其家世矣若其為人固所謂狷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卿附書其後嗚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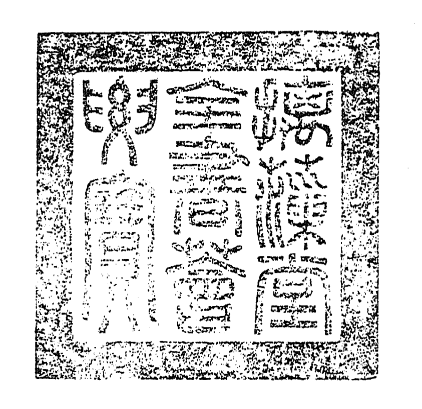
素師自叙初為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幾家今為荆門守徐君得之寛閒昔黄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稱賛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為然後山谷獲見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于蜀中石陽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頮濵題字時尚恨其兄不及見此顧寛何人乃得預此奇觀賞玩之際豈勝欣幸及觀序内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書雖學

之一節欲造微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于此者可以

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驚蛇走虺

驟雨旋風間而已也

家藏集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